

婚姻 是什么

文化名家笔下的
婚恋观

张中行
史铁生
等著



北京
文津

名

家

雅

譚

婚姻 是什么

文化名家笔下的
婚恋观

张中行
史铁生
等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天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姻是什么：文化名家笔下的婚恋观 / 张中行等著. —
北京：文津出版社，2013. 4
ISBN 978-7-80554-574-5

I. ①婚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婚姻—通俗读物 IV.
①C913. 1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8772 号

婚姻是什么

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文津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址：www.bph.com.cn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7.75 印张 15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554-574-5

定价：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目 录

第一章 姻·缘

论婚姻 张中行 /3

姻缘 史铁生 /8

谈婚姻 周国平 /12

关于恋爱——给傅敏的信 傅雷 /25

巧妇难伴拙夫眠 聂绀弩 /29

第二章 情·简

致鲁迅 许广平 /35

致许广平 鲁迅 /37

致杜惠 郭小川 /39

致高真 闻一多 /47

赠李唯建 庐隐 /51

真正的婚姻全是在天上缔结的 王小波 /53

爱眉小札 徐志摩 /55

哭摩 陆小曼 /58

七只情雁 流沙河 /64

第三章 恋·嫁

单相思 周大新 /79

梦 聂绀弩 /84

终身大事 萧乾 /89

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朱光潜 /98

一丈之内 池莉 /103

我对于恋爱的主张 庐隐 /106

第四章 夫·妇

夫妇公约 蔡元培 /111

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老舍 /115

平静、含蓄、温和的感情

方能持久（节选） 傅雷 /119

无谓的界线 叶圣陶 /121

男人和女人 庐隐 /126

夫妇之间 王力 /128

男女之间 费孝通 /131

谈男人 苏青 /139

第五章 福·家

家是一只船 周国平 /147

婚姻问题 梁漱溟 /149

论怕老婆 聂绀弩 /156

温馨，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季羨林 /164

关于家务 王安忆 /167

老夫妻 陈衡哲 /171

家庭的幸福是什么 管桦 /174

第六章 爱·误

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 周国平 /187

贞操问题 胡适 /189

论离婚 苏青 /198

再论离婚 苏青 /204

爱情欺负什么人 蒋子龙 /210

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梁遇春 /215

爱情三题 钱歌川 /219

第七章 感·述

结婚四十年自述 张伯苓 /233

我和妻子马兰 余秋雨 /237

我的日本夫人 苏步青 /241

亡人逸事 孙犁 /248

给亡妇 朱自清 /252

怀念萧珊 巴金 /256

再忆萧珊 巴金 /268

“专一”与“永久” 徐訏 /271

第一章 姻·缘



论 婚 姻

张中行（1909—2006） 原名张璇、张璿，字仲衡，河北香河人。著名学者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。曾任教于北京大学，与季羨林、金克木合称“燕园三老”。主要作品有：《负暄琐话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文言与白话》、《诗词读写丛话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、《顺生论》。

经典雅谈

有人甚至说，真爱就必须盲目，计算利害就不是真爱。作为叙述事实，这说法大概不错；可是离开理智而纯任情欲，主观的好事会变为坏事，也同样是事实。

婚姻，古今都看作人生的一件大事。大，因为影响生活过于深远。深远，限于己身，是一生的苦乐都与这件事密切相关。还可以扩张到己身以外，古人明说，是延续香火（说朴素些就是传种）；今人很少明说，可是有的希望多生，有的节育，却把所生供奉为小祖宗，等于间接表示，延续香火是超级的大事。于是婚姻也就成为超级大事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婚姻成为大事，是社会的生活模式决定的。这是说，没有婚姻的形式，人也能活，香火也能延续。但社会为什么来多管闲事？所为不止一项。一是变男女结合的轻易为郑重，显然，这对个人的生活，对社

会的秩序，都会有很大好处。二是婚姻是家庭的奠基形式，至少是直到现在，家庭还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，所以没有婚姻，现代形式的社会根基就会动摇。三是由家庭的组织引申，影响有内涵的，是建立了一体的经济关系，用俗话说是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；影响有外向的，是依法律和礼俗，排斥外人介入两性关系。四是影响还扩展到身后，是婚姻的一方先离开这个世界，财产和债务的处理要以婚姻关系为依据。所以，总而言之，对于人的一生，婚姻的影响是最广泛的。

事重大，就不能不重视。重视是知，表现为行，要如何办理？原则好说，是慎重，找各方面都合适的。具体做就大难。细说，这大难还可以分为两项：一是如何断定，具有哪些条件是合适的；二是假定能够断定，哪里去找。旧时代迷信也不无好处，那是把这个难题交给月下老人去解决，幻想这位老人有慧眼，看清了，抽一条红丝，两端一结，于是有情人成为眷属。可惜红丝是看不见的，月下老人更渺茫，要结合又不能不实际。办法有两种，一是自选，二是他人代选，或两种办法兼用。旧时代没有兼用的便利，因为闺秀只能在闺房里秀，没有天眼通本领的男士或才子是无缘见到的。于是就得靠媒妁之言，然后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难免掺假，至少是好话多说。父母呢，那时候没有照相、录像，可用的慎重之法，除年龄差不多以外，只有门当户对，至于更加重要的条件，如体貌、性格、能力之类，只好任凭机遇了。这就一定不能美满（偏于指主观的）吗？也未必，因为一，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；二，男女结合，比如算机遇的百分数，如果昔日的是百分之九十几，今日的也总当不少于百分之五十吧，那就真如孟老夫子所说，以五十步笑百步了；还有三，天造地设的合适，是什么样子，人间有没有，大概只有天知道。

新的先恋爱后结合的形式是增加自主性、减少机遇性，求以人力胜天然的办法，当然可以算作后来居上。居上，就一定可以美满吗？也未必。原因是天然的力量过大，人力终归是有限的。先看看天然的力量。其一，美满有理想的美满，是天生的一对，男，才如曹植，貌如潘安

(传说的，下同)，女，才如谢道韞，貌如西施，而就真红丝牵足，真成为一对，可是，世间真有这样十全十美的人吗？其二，退一步，只求实际的美满，男女都非十全十美，合在一起却天衣无缝，这，至少由现实中找例证，也大不易。其三，前面谈“机遇”的时候已经说过，甲男之所以能认识乙女，也是凭机遇，完全合适的可能究竟有多少呢？其四，也是天命，易动情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理智被挤退隐，完全合适的可能就更小了。不过新的允许尽人力，终归比过去的当事者不参加，合意的可能就大多了。比如说，最低，体貌方面的缺点就无法隐藏，或略高，可以大致了解心灵方面的情况，那就以合适为目标，向前迈了一大步。能不能所得更多，以至于达到至少是接近合适的目标？非绝对不可能，但要有条件，是机会加理智。机会有上好的，是碰巧遇见一个合适的，只须理智的小盘算，就能天衣无缝。机会有次有好的，是有机会结识较多的有可能成为眷属的异性，容许理智精打细算，最后选定一个比较合适的。再说后一个理智的条件，这理论上是在人力之内，实际却常常在人力之外。何以故？是天然会以情欲的形式介入捣乱。具体说是情欲会使人盲目，视不合适的为合适，即通常所谓一见倾心，不容许理智参加，精打细算。有人甚至说，真爱就必须盲目，计算利害就不是真爱。作为叙述事实，这说法大概不错；可是离开理智而纯任情欲，主观的好事会变为坏事，也同样是事实。所以为了婚姻的美满或比较美满，还是应该勉为其难，让理智参加，在一些重要条件方面打打算盘。条件有以下这些：其一最重要，是品格。这是泛泛地由理想方面说；世间自然也有不少远离理想的，那就物以类聚，成为另一回事，这里不谈。品格，卑之无甚高论，是惯于以忠恕对人，其反面是私利第一，不惜害人。显然，如果重视理想，这个条件就必须满足，不可迁就。其二是体貌（包括健康情况）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一见不能倾心，或更甚，心中不快，必不合适。其三是思想（如果对关系较大的事都有所见）。常说的志同道合就指这一方面，当然不容忽视，举例说，一个急进，一个保守，且不问谁是谁非。常常争辩不已，一起度日就困难了。其四是性格，或称为

脾气。与品格、思想相比，这像是小节，但日久天长，小可以变大，轻可以变重，其甚者就会水火不能相容，所以也要仔细考虑。其五是能力。虽然天生之才不齐，要求不宜过高，可是既要共同生活，就不能不顾及生活的物质条件，这类条件的取得要靠某种能力，所以盘算一下还是应该的。其六是生活习惯。这指更小的小节，如吸烟，晚起，以至小到喜欢吃什么之类，看来无关大体，可是也会成为反目的根源，所以盘算的时候，最好也不放过。以上种种算计，都是立足于现在而往远处看，这就需要冷静。正在恋情的火热中能够冷静吗？还有个补救的办法，是多听听亲友的。不过听也只能来于冷静，所以成与败，理智还是难于完全做主的。

幸而人碌碌一生，对于经历的许多大事小事，已经惯于接受差不多主义，那么，婚姻之不能十全十美，也就可以不多计较了。但这会引来一个问题：既然难得美满，能不能不要这种形式？理论上非不可能，比如仍要恋情，仍要男女居室，而扔掉这样的社会契约，对于种族的延续，也许不至有过大的妨害。还不只是理论，据说国外的新潮青年真有这样干的。但可以推想，如果这样干的成为多数，稳定的男女关系、家庭，以至整个社会，就会有大的变化，也必会引来许多使人头疼的问题。所以，本着一动不如一静的原则，对于这类关系人生苦乐、社会治乱的大事，如果没有十分把握，还是以走改良主义的路为好。

之后是有两个实际方面的小问题，这里也谈一谈。一个是成年以后，早结婚好还是晚结婚好。这也不容易一言定案，因为，从满足恋情的要求方面看，至少是早一些无妨；可是从个人的负担（包括家庭负担和育幼负担）和事业前途（主要是学业）方面看，偏早又不如偏晚。具体如何决定，似乎应该兼考虑这两个方面，就事论事。另一个问题是，大举与小举之间，以何者为可取。大举包括两项内容：一项是住所的布置和身上的穿戴，都要追时风、高级，而且应有尽有；另一项是结婚礼仪，要大摆宴席，宾客满堂。小举是这些都可免，至少是降级。我认为还是小举好，理由很多，可以总括为物和心两种。物是可以少耗

费，如果当事人本不富裕，那就于少耗费之外，还可以有个大优点，是少着急，少苦恼。心，或说精神方面，所得就更多，消极方面没有与时俗同流合污，积极方面体现了爱情至上，如传说的梁鸿与孟光那样。

最后说说，与婚姻相反的生活——独身，我们应该怎么看。独身有不同的情况。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并出了家的，目的是用灭情欲的办法而脱离苦海。非佛教徒，也有行成于思，坚守独身主义的。更多的是独身而不主义，即常说的高不成、低不就的。这些，因为人人有决定自己如何生活的自由，我们难于表示意见。如果非说一两句不可，就只好说，我们是常人，用常人的眼看，这孤军作战的行径纵使可钦可敬，终是太难了。

姻 缘

史铁生（1951—2010）北京人，当代作家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。小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分别被评为1983年、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。《我与地坛》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。

经典雅谈

男孩郑重其事地……问母亲：“那我和谁结婚呢？”母亲说：“这现在谁也不知道。不过那个女孩可能正在向你走来。”男孩子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，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，很想辨出那个女孩，他想看见她从哪走来……

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。我写过那地方，它叫作“清平湾”，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，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，清平河冲流淤积出一道川叫清平川。清平川蜿蜒百余里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。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，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，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。也有例外，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，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。但是阴

差阳错，到了清平川，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，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。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。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C相识，在同一个灶上吃饭，在同一块地里干活，从同一眼井中担水，走同一条路去赶集，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，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。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：“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？是B！”大家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不，不是B，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。”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，说：“不不，还是不对，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，是……”思路如此推演开去，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成几何级数增长，且无止境。

我难得登高望远，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，尚无终期。

某一日，电梯载我升上几十层高楼，临窗俯瞰，见城市喧嚣浩瀚，比以前更大得触目惊心，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，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。唯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，动机莫测出没无常；熙来攘往擦肩而过，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；忽而也见二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，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；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，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，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；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，飘飘扬扬的分外醒目，但蓦地永远不见了。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太；老人缓缓地走，推的是一辆婴儿车，车厢里的小孩顾自甜甜地睡着……我想，这老人这小孩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，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的神秘。

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，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。书上说，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，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，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。但是，在量子力学中，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离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定：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。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离子轨道的细节，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。书上说，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

粒二象性。我想，人也是这样具有波粒二象性吧。你每一个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，都是一个粒子，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，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，因而你在任何瞬间、任何位置，都一样是运途难测。书上说，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的。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，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，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。你能知道你正在走向什么？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？

我坐在几十层高楼的窗前，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。那男孩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：“什么是结婚？”母亲说：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。”七岁的男孩于是问父亲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父亲说：“如果我是你的父亲，我肯定是结过婚了。”男孩迷茫地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不想结婚。”母亲笑道：“你现在当然不要结，但将来你会结。”“为啥？”“因为，一般来说，所有的人都要结婚。”为此男孩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下午，晚上他又问母亲：“那我和谁结婚呢？”母亲说：“这现在谁也不知道。不过那个女孩可能正在向你走来。”男孩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，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，很想辨出那个女孩，他想看见她从哪走来……

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妻子：“我七岁那年，你在哪？”她正在读一本书，抬头望了望我，说：“下次别再忘了——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。”她笑了。可我没笑：“那么那时你的父母，他们在哪？”“很可能那时，”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，“我的父母还不相识。”

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，夏夜的外滩，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。骄阳落去，皎月初升，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。你瞧吧，沿江的栅栏边，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，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；一对紧挨一对，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，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，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，你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错点了鸳鸯。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，“怎么你不信？”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，“这么说